

神秘王爷的爱妃

下

作品

淡月
新凉

WORK

佛曰：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他们是帝国的皇子，文韬武略，能征善战；

她们是美丽聪慧，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

皇子夺嫡的惨烈，

沙场征战的荡气回肠，

生死相许不离不弃的爱情尽在此间！

神秘王爺的愛妃
下

新淡月

作品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集團



第二十六章	更漏子，满目荒凉谁可语.....	001
第二十七章	琐窗寒，从前幽怨应无数.....	016
第二十八章	悲中乐，雨送黄昏花易落.....	028
第二十九章	满庭霜，谁念西风独自凉.....	039
第三十章	隔帘听，楼上残灯伴晓霜.....	052
第三十一章	惜分飞，地角天涯南北遥.....	064
第三十二章	夏孤临，何如当初莫相识.....	077
第三十三章	美人春，多情只有春庭月.....	089
第三十四章	忆少年，断肠人去自经年.....	101
第三十五章	忆多娇，残雪凝辉冷画屏.....	112
第三十六章	晚云高，残灯孤梦意难平.....	123
第三十七章	芙蓉月，楼高望断天涯路.....	135
第三十八章	祝英台，东风夜放花千树.....	147
第三十九章	试周郎，暮天遥对寒窗雾.....	160
第四十章	於中好，不辞冰雪为卿热.....	172
第四十一章	惜芳菲，锦瑟华年谁与度.....	184
第四十二章	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196
第四十三章	彩云归，绣幕芙蓉一笑开.....	206
第四十四章	乌夜啼，瑞脑香消魂梦断.....	218
第四十五章	归朝欢，淡云来往月疏疏.....	229
第四十六章	连理枝，碧桃天上栽和露.....	241
第四十七章	极相思，山长水阔知何处.....	253
第四十八章	玉芙蓉，香脸半开娇旖旎.....	264
第四十九章	西笑吟，死生契阔两不疑.....	275
第五十章	庆宫春，金风玉露一相逢.....	283
第五十一章	春色满，琴瑟在御岁月好.....	299

第二十六章 更漏子，满目荒凉谁可语

当身在王府中的夕颜终于听说皇帝对皇甫清宇所作的惩罚，已经是三日之后的事情，只因众人都有意瞒着她，她在多方打听之后，方才知悉那样的结果，霎时间如同遭了晴空霹雳，当日便在床榻上足足躺了一整天。

他那样高洁的一个人，竟然沦落到要去与一班太监做一样的事情，并且还不得不受着一众翰林院士讽刺嘲笑的眼神。夕颜无力想象，他要怎样才能承担下来。

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夕颜都未曾见到皇甫清宇。自从他被罚去翰林院当差，便再没有回过王府，听闻食宿都与翰林院的那班太监在一起，未知是哪般的艰苦。

这一日，她醒来，在银针的服侍下梳洗，坐在镜前，手指细细地抚过皇甫清宇送的那支玉簪，禁不住又想起生辰那日，他那淡到极致的语气。

她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多难过，否则白天，也不至于那样冲动地对皇甫清宏。

他一向藏得深，她曾经以为，能让他失去理智的事情，这世间没有。

却原来，只是一个她就足矣。

银针再度进门来的时候，便只见到夕颜坐在镜前暗自垂泪的模样，吓了一跳，忙上前来说：“侧王妃，你怎么了？”

夕颜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银针，你知不知道，我很挂念他……”

银针从未见过夕颜这个模样，却听她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悲，愣了片刻，忽道：“侧王妃可以进宫去探望七爷，我听说王妃可是日日都去的，每次去都吩咐厨



房给七爷准备好酒菜，带去给七爷。侧王妃也可以像她那般……”

夕颜靠在她怀中，缓缓摇了摇头，又哭了好久，方才道：“可是我不能去，银针，我不能去……”

银针以为夕颜只是因为腹中的孩子，行动不方便，便低声劝慰了几句，好不容易等夕颜安静下来，好说歹说才将她劝到桌边吃早膳。

夕颜捧着碗，却只觉得食不下咽。

近来她身子的妊娠反应已经好了许多，不再动不动地就恶心反胃，可是今日端起饭碗，那种食不下咽的感觉再度袭来，坐在那里，只觉得心里发慌。

“银针。”

她唤了一声，银针忙上前：“侧王妃，饭菜不合胃口吗？”

夕颜微微摇了摇头，放下勺子，起身道：“你去叫崔善延准备马车，我想去独舞那边看看。”

来到门口，夕颜却只看到一乘软轿，问了才知道崔善延担心马车颠簸，故而才准备了轿子。夕颜心中感激，谢过之后便弯身上了轿子。

一路上，她只觉得轿子走得极慢，似乎过了很久才来到独舞所居的那条小巷。

不料刚刚拐进巷子，前面的轿夫却突然被不知从何处窜出的人撞了一下，身子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幸得后面的侍卫眼疾手快，轿子在一阵剧烈的晃动之后，总算还是平稳地落了地。

“什么人走路这么不长眼！”那轿夫骂骂咧咧，一时又跪下给夕颜请罪。

夕颜下轿来，微微摆了摆手，带着银针朝独舞的小店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见着那虚掩的店门，夕颜便隐隐觉得不对。

空气中仿佛飘散着一股什么味道，夕颜只闻到片刻，便迅速转身，撑在一旁的一株树上，剧烈地呕吐起来。

“侧王妃！”银针一见，忙急道，“我去找独舞姑娘给侧王妃取水漱口。”

她转身推门进入店堂，然而刚跨进门槛，身子便僵在那里，足足过了许久，才赫然进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啊——”

在巷口处等候的轿夫侍卫都同时站直了身子，朝这边看来。

夕颜心中一凛，顾不得自己身子不舒服，转身走向店堂，越过银针的肩膀，霎时间被眼前的情形惊得无法动弹——

店堂内，几乎满地都是鲜血，刚刚引起她呕吐的血腥味，便是来自这里。而那满地的鲜血之中，独舞就静静地躺在那里，青丝洒了一地，身上的衣衫，早已看不出先前的颜色。

十一的马策得很急，进入小巷之时，竟然撞上了夕颜先前停在那里的软轿，霎时间人仰马翻，他亦重重摔在地上。

然而十一却好似感觉不到疼，很快又站起来，冲入店堂之内：“舞儿！”

夕颜脸上毫无血色地站在一边，看他进来，脸色愈发惨淡。

十一却似乎没有看见她，眼睛便只是看着躺在一摊血泊之中的独舞，张大了嘴，仿佛想喊，又仿佛想哭，然而到最后亦没有发出半点声音，终于扑上前去，将独舞已经冰凉的身子抱进了自己怀中。

他将独舞抱得很紧，仿佛她还活着。

他用绢子细细地擦去独舞脸上的血迹，随后，又握住她手，细细地擦拭起来。

夕颜几乎不忍看他脸上的神情，没有伤，没有痛，那样空洞，仿佛没有魂灵一般，只是默默地擦着独舞的身子。

“十一……”夕颜克制不住，颤抖着声音唤了出来。

十一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仍旧默默地擦拭着独舞身上的血迹。

夕颜落下泪来，别过头去，再不忍看眼前的情形。

门口再次传来马蹄声，皇甫清宸和十二也赶来，却同样在进门的那一瞬都呆住了。

最后出现的是皇甫清宇，风尘仆仆的模样，进门后，看了看地上的十一和独舞，眸色一凝，接着转头看到面无血色的夕颜，他快步上前，拉住她的身子上下察看，末了才捧住她的脸：“颜颜，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

他身上熟悉却又陌生的气息让夕颜一阵恍惚，心头的委屈害怕与不甘一瞬间通通爆发出来，埋进他怀中，揪着他胸口的衣襟大哭起来：“皇甫清宇，独舞死了……”

皇甫清宇极其缓慢地将她紧紧拥住，目光再次投向十一与独舞时，却愈发沉寂起来。

十二出了门，巷口站成一排的轿夫和侍卫正等着他。

“有没有人见到先前冲出去那人的样貌？”十二努力不去想十一的模样，冷静从容地开口问道。

被撞那轿夫忙上前：“回十二爷，事出突然，那人的速度又极快，小人看不清楚。”

十二忍不住低咒了一声，又道：“你再仔细回想，想起什么来，一定要告诉七爷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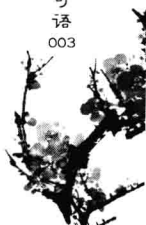
“是。”

十二再度转身走进那家小小的店堂内，却见十一突然一把打横将独舞抱了起来。

“十一！”皇甫清宇蓦地开声，“你去哪里？”

十一仍旧是空洞的面容，转身，看向他怀中的夕颜，忽然上前：“七嫂，你告诉我，独舞她是愿意嫁给我的，是不是？”

“十一……”夕颜含了满眼的泪，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七嫂，我求你告诉我。”十一脸上仍旧不见丝毫的悲痛，却看得旁边的人无不心凉。

皇甫清宇的手缓缓抚上夕颜的背，夕颜的心这才微微定下来，点了点头：“是，独舞她是愿意嫁给你的……她只是怕，自己会带给你困扰……”

十一竟蓦地笑了起来，将怀中的独舞紧了紧，声音哑然：“可是如今，却是我给她带来了麻烦。”

他抱着独舞，转身朝店门口走去，然而刚走到门口，被门槛微微一绊，竟然就倒了下去，独舞的身子亦被抛出。

“十一哥！”他身边的十二伸手想要搀他。

“别碰我！”十一突然一声怒吼，吓得十二手一缩，呆在原地不敢再动。

十一起身，寻到独舞的身子，再次将她抱进怀中，用手为她整理着凌乱的鬓发，突然之间便哭了出来：“舞儿，醒醒，你快醒醒，我们可以成亲了，我带你回去成亲……”

那是真正伤心欲绝的模样，仿佛将先前所沉淀的所有悲哀与伤痛都通通爆发了一般的难以自持：“舞儿——”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夕颜已经许多年没有感受到，死亡离自己，原来是这样近的。

独舞，那么好的一个女子，竟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香消玉殒，她心头堵了满满的难过，却没有人知道。

不仅仅是为独舞和十一而难过，还为自己和他。

此时此刻，在他的房中，呼吸间满满都是他的气息，夕颜心头，前所未有的眷恋这个人世。

不想死，真的不想死，也不想让他，像十一那般为自己难过。

她缓缓抬头，看向在屏风后面换衫的皇甫清宇，心痛满溢，却无从诉。

皇甫清宇很快整理着外袍走了出来，见她怔怔地坐在那里，便上前道：“就住在我这里，若是闷，后面有个小花园可以去散心，旁人进不去的。”

夕颜看着他，淡淡应了一声。

“独舞的事情，你不要太伤心。”他的手缓缓伸出，似乎想要抚一抚她的脸，却终究还是顿住了，转而放上她微微凸起的腹部，“就当是为了孩子，不要再想了。”

“知道了。”夕颜略显不耐烦地拨开他的手，起身坐到了床榻边。

皇甫清宇在原地站了片刻，才又抬脚走出了房间。

而夕颜，就那样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直至房门被关上，才禁不住微微咬住下唇，眉宇间浸满悲戚。

皇甫清宇赶到十一府邸的时候，皇甫清宸和十二正坐在厅中，都沉默不语。

“十一呢？”

“……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和独舞一起。”十二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惊道，“七哥，你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皇甫清宸这才抬眼看了一眼皇甫清宇，但见他容色惨淡，连唇都仿佛失了颜色，眉心禁不住微微一拧：“七哥是在后怕吧？如果花夕颜今日早到一步，只怕便与独舞一同丧命了。”

皇甫清宇却只是不说话，坐下来喝了一口茶，方才道：“今日这事，你们怎么看？”

“分明是冲着十一而来，再明显不过。”皇甫清宸拧眉道，“老四这一回，也太卑鄙了。”

“他当然卑鄙！不然当日父皇刚刚驾崩，他便四处奔走，八方活动坐上皇位！老八是没卑鄙过他，才会被他外放。好在当初七哥没有出手与他相争，不然今日的下场只怕跟老八一样了。”十二恨得咬牙，“七哥，我们都等你一句话，什么时候行动？如今老四一再踩到我们头上，总是拿先皇的名义来压你！他倒是忘记了，当初你接连几日衣不解带不吃不睡地守在父皇灵前之时，他在做什么！”

“七哥，我们还要继续忍让下去吗？”皇甫清宸脸色亦变得严肃起来，“再这样下去，老四的手段只怕会越来越卑鄙。”

皇甫清宇垂眸，静静把玩着手中的茶盏，低声道：“如今朝政刚刚稳定下来，总要等待一个契机。”

“你到底在等什么？”皇甫清宸咬牙道，“如今江北大营的统领刚刚换成我们的人，加上你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林相手中的半张虎符，我不认为还有等下去的必要！”

皇甫清宇依旧没有抬头：“再等半年。”

“半年？”皇甫清宸微微一怔，不知为何是这个时间，待到想到什么之时，便禁不住倏地变了脸色，“事到如今你还在为她想？你想等她生下孩子再动手？半年之中可以发生多少事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皇甫清宇抬起头，眸色坚决，“再过半年，我保证一举成事。”

结果到最后，皇甫清宇三人也没能见到十一。十二性子急躁，又担心十一会做出什么事来，一时心急便想去踹门，好在被皇甫清宇拉住，又劝了几句，方才使他安宁下来，一起离开了十一的府邸。

与二人分道，天色已晚，皇甫清宇独自坐在马上，却只是在大街上来回徘徊，似乎，并不想回府。

其实，却并非不想回，只是这个时辰，她只怕还没有睡下。

一直到将近子时，他才回到府中，发现自己的房间还亮着烛火。他竟一时忘记了夕颜睡觉之时是不能没有亮光的，只以为她还没睡，到了门口的脚步禁不住一顿。在门口站了许久才想起夕颜的习惯，竟然不自觉地松了口气，推门走进去。





房间里安静极了，她的呼吸一如既往的浅，几乎听不到。

床幔低垂，她靠着里面的位置睡着，他却不知这另一半的空位，是不是为自己而留。

缓缓在床边坐下，久了，却似乎听到什么声音。皇甫清宇微微拧眉，转头过去看着她的身影，试探着唤了一声：“颜颜？”

夕颜的身子微微一抖，果然是没有睡着的。

待到她转身过来，他才赫然发现她竟还是哭着的，眼睛已经红肿得不成样子。

沉默片刻之后，他将她拥进了怀中，低声道：“别哭了，你这样难过，独舞泉下有知，亦不会安心的。”

夕颜咬着唇，在他怀中抽噎：“十一，他怎么样了？”

皇甫清宇低叹了一口气，也不回答，只是轻拍着她的背，缓解着她的抽噎。

却又止不住想起许多事情，一时间，两人的思绪都有些迷离。

许久之后，他低下眼，便瞧见夕颜贴在他胸口，眼睑低垂，樱唇颤抖的模样，刹那间，心底最深处的疼痛仿佛尽数被勾起，那些所有的压抑终于再难克制——

他猛地低下头去，印上她的唇。

夕颜眼中闪过一瞬间的迷茫，看着眼前的他，有些回不过神来，然而很快地，他的舌竟然已经探了进来，带着温柔的缠绵气息，席卷而来，吞噬着她的所有。

夕颜艰难地呼吸着，却不知该如何回应他。

她知道他很痛，她也很痛，也很挂念他。可是，如果再让他继续深陷，以后她没了，他要怎么办？

眼见着如今十一的痛苦，她不敢想象以后他所要经历的痛；可是，眼见着十一和独舞就这样天人永隔，她却忽然又觉得，余下的这两年时间，对自己来说，只怕已经是太大的恩赐。

她尚且还在迷离的徘徊之中，皇甫清宇却已经逐渐松开了她的唇，看着她怔忡的模样，眸色愈发黯淡，抚了抚她的脸：“休息吧，我还要进宫去。”

夕颜这才想起他还要去翰林院当差，霎时间更是心痛到无力自持，身子一软，偏进了他怀中。

“陪我……”闭上眼，夕颜低声喃喃。

两个字，有着近乎绝望的坚决。

终究还是撑不下去了，即便明知道，这两个字说出口以后，将来带给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痛楚，可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就让她自私一回吧。

皇甫清宇许久没有动，直到夕颜再次睁开眼来，他才缓缓圈住了她的腰身：“好。”

整个下半夜，她的背靠着他的胸膛，他的手放在她的腹部，两个人，同时感受着三种心跳。

第二天早晨，夕颜在一阵轻微的头疼中醒过来，正暗想必定是昨夜哭得太久所致，却忽然察觉到身后男子平稳的呼吸，心中微微一震，悄然转过头，便看见皇甫清宇熟睡的容颜。

不知道他已经多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从前那么警醒的一个人，如今竟连她转头看他这样的动作都察觉不到。

半个月没有见到他，他好像比之前又瘦了，连脸色中都透着隐隐的青灰。夕颜看着他脸上毫不掩饰的疲倦，再次心痛如绞。

可是同时，有他的呼吸在身边，她的整颗心，即便痛，即便难过，仍旧有着莫名的安宁。

夕颜缓缓抬起手来，手指跳跃地从他脸上抚过，终于停在他的唇上，轻柔地来回滑动着。

皇甫清宇眉心微微一拧，下一瞬，便已经睁开眼来，满目清明地看着她，终化为一丝浅淡的笑意，随后便坐起身来，看了看时辰，再次皱紧了眉头。

夕颜随着他坐了起来，禁不住低吟了一声。

皇甫清宇迅速转身扶住她的手臂：“怎么了？”

“头疼。”夕颜垂着眼低声道。

皇甫清宇立刻探上她的脉搏，方才松了口气，又冲着屋外喊了一声：“崔善延！”

“七爷，奴才在。”崔善延的声音很快便响起在门口。

“立刻准备早膳，叫厨房熬一剂安宁汤来，另外备好马匹，我要即刻进宫。”皇甫清宇有条不紊地吩咐完，才转头看着夕颜，“没什么大碍，待会儿喝完安宁汤，再好好睡一觉便没事了。”

语罢，他站起身，又唤了婢女进来服侍梳洗换衫。待到一切整理完毕，却见夕颜还是怔怔地坐在床边，便又走过去，将她抱进怀中：“独舞的事情，不要再多想了，也别怕，我已经抽调了人手保护你，不会有事的。”

靠着他的肩头，夕颜只是沉默，许久之后方才道：“你还是派人保护好林瑞雪吧，我想就算是有人要对付你，第一个想要害的，应该是她。”

“这些事情你不要操心，好好休息，我先走了。”皇甫清宇忽又恢复了那淡淡的声调，松开夕颜，站起身往外走去。

从来一提到朝中之事，他便永远一副不欲让她知晓的模样，夕颜早已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并没有多大的抵触，看着他将要走出房门的背影，却忽然又开了口：“晚上记得早些回来。”

皇甫清宇脚步一顿，随后转过身，大步走向她。

夕颜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怵，抿了抿唇：“怎么，你又不打算回来？”





“你认真的？”他弯下身子，扶着夕颜的肩膀，眼眸之中隐隐有着暗涌。

夕颜与他对视着：“你说呢？”

许久之后，皇甫清宇才终于微微勾了勾嘴角：“如你所愿。”

夕颜站起身来，看了看时辰，又道：“今日去迟了，不会有什么事吧？”

“没关系。”他轻轻吻了吻夕颜的额头，“翰林院院判与我多少还是有一些交情的。更何况，难得好眠，不是吗？”

“嗯。”夕颜微微闭了眼，重复道，“难得好眠。”

出了园子，来到府门口之时，皇甫清宇却蓦地看见站在门口，手中提着食篮的林瑞雪。

“王爷。”林瑞雪一见他便迎了上前，将手中的食盒递给他身边的小厮，又道，“我听崔总管说王爷起身迟了，便猜着王爷必定不会用早膳，盒子里有一些糕点，王爷去了翰林院可要记得用。”

“嗯，你费心了。”皇甫清宇应了一声，又道，“记得我嘱咐过你的，少出门，你身边侍卫虽多，却也难免不会遇上危险。”

林瑞雪淡淡一笑：“多谢王爷。”

下一瞬，她的眸光却猛地一闪，看向皇甫清宇身后的位置。皇甫清宇亦转身看去，却见夕颜一步步朝着自己走了过来，双手背在身后，不知藏了什么。

他忍不住微微笑起来：“拿了什么？”

夕颜看了看林瑞雪，又看看他身边的小厮，愈发不肯将手中的食盒拿出来，只是摇了摇头：“没什么，你快些走吧。”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崔善延好生送夕颜和林瑞雪回园子，自己翻身上马，很快打马离去了。

夕颜转过身，刚刚跨进府门，身后却突然传来林瑞雪的声音：“很多人说你是妖女，包括我父亲也这么说。”

夕颜蓦地笑了出来，转身看着她：“你不该这么告诉我，否则，我这个妖女可能会找你父亲算账。”

林瑞雪冷笑了一声：“你还没有这个本事。即便是王爷、皇上，也要忌惮我父亲三分。”

“这我相信。”夕颜微微挑了眉，转身继续走。

“我听见他唤你做颜颜。”林瑞雪冷硬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到底是凌微之，还是别的谁？”

夕颜唇角微微一勾：“或者我谁也不是呢？”

“不。”林瑞雪突然绕到她身前，直视着夕颜的脸：“你是娉婷郡主花夕颜，你是他

从前的皇子妃！”

夕颜微微一笑：“是与不是，又有什么重要呢？”

林瑞雪脸色霎时间变得有些泛白，许久之后方才低声道：“如果是，那你便真真是个妖女，专会迷惑人的妖女！”

晚上，皇甫清宇竟果真回来得极早，还和夕颜一同用了晚膳。

夕颜仍旧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神，因为她心中毕竟藏了事，而他深邃的眼眸之中又有着太多的探究。

果然，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他怎么可能不怀疑？

夕颜在心底无声地叹了口气，抬眼看着他：“十一怎么样了？”

皇甫清宇似乎料到她有此一问，道：“他不肯让独舞下葬，说是明日要娶独舞。”

“明日我想去看看他。”夕颜心中蓦地难过起来。

皇甫清宇看了她一眼，道：“这件事情交给我便是，你无需多挂怀。”

“可那是十一啊！”夕颜倏地站起身来，红着眼眶道，“独舞死得这样冤枉也就罢了，她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与十一有什么纠葛！可偏偏十一又有什么错，就要承受这样的事情！我不过是想去看看他罢了，这也不可以？”

夕颜也未曾想到自己会如此动容，可是只要她一想到，十一今日所承受的痛，两年后，皇甫清宇也要承受一番——只是那时，她已经看不见了。她不知道到那时，皇甫清宇会不会比十一更难过，可是她能确定他的难过绝对不会比十一少。

她不过是想，借着十一，将自己想说的那些话，也一并告诉他罢了。

皇甫清宇也站起身来，将她揽进怀中：“明日我与你一起去便是了，做什么又哭？”

夕颜靠在他怀中，忽然张开口，重重在他胸口处咬了下去，几乎使尽全身的力气，在听到他终于忍不住地一声闷哼之后，才松开了口，活动着有些发僵的唇齿，委屈道：“你就会欺负我……”

他却只是拥紧了她，在长久的沉默之后，终于低声道：“以后都不会了。”

只是这一句，夕颜的心重重一颤，在克制不住地就要流泪之前狠狠咬了自己的下唇，方能制住内心的悸动，冷哼道：“记得你说过的话！”

“你终究要死的！你很快就要死的！你没法子陪他到永远！你只会让他痛苦！你只会让他伤心！你怎么可以再留在他身边？你凭什么继续留在他身边！”

半夜的时候，夕颜突然便从梦中惊醒来，吓得惊叫一声。

皇甫清宇竟然还没有睡下，就坐在她旁边的位置，原本正翻看着一本关于草药的书，却突见她醒过来的模样，顿时一把丢开了书，将她抱住：“颜颜，怎么了？”

夕颜脸色苍白，伏在他怀中，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这样的梦，其实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梦中，反复回响的都是中秋那日太后对她说的





话。她咄咄逼人的嘴脸和气势，每每都会让夕颜克制不住地从梦中惊醒过来。

“我近来……总是做噩梦……”夕颜轻咬住唇，无力道。

“梦见什么了？”他放下床帐，拥着她躺了下来。

“不知道，很乱……”夕颜抬起手来，抚上自己的额头，忽又看向他，“我们的孩子

“孩子很健康，你不要胡乱担心。”他即刻打断了她的话，用自己的手代替她的手，为她拭去额头上的冷汗，又道，“我在这里呢，不要再想那些噩梦。”

“嗯。”夕颜应了一声，枕在他臂弯处，闭了闭眼睛，忽又睁开来，勉强笑道，“你说，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眸中蓦地闪过什么，也笑了起来：“你说叫什么？”

夕颜眼眸转了转：“不知道，我念的书不多，还是你来想吧。”

他嘴角的笑意愈发深了，轻轻拨弄着她眉间的发丝，道：“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叫不离。”

夕颜的眼眸蓦地明亮起来：“不离？”

“嗯。莫失莫忘，不离不弃。”他看着她，“可好？”

夕颜点点头：“我喜欢这个名字，就叫不离。”

“好。”皇甫清宇应了一声，道，“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我想好了，第二个孩子的名字由你来想。”

夕颜蓦地怔住：“第……二个孩子？”

她还能为他孕育第二个孩子吗？

“可不是？”他垂下眼眸看着她，“如今我可都二十有三了，却还没有为人父，我可指望三年抱俩呢。”

夕颜被他的语气逗得笑了起来，随后便佯装仔细地思量起来：“那……叫不弃？”

“不弃？”他的眸色忽而变得深不可测起来，“你想好了，嗯？”

他的唇移至她的耳畔，使坏地一口含住了夕颜的耳垂，夕颜克制不住地大笑起来，又不敢大动，偏生他的手也不规矩，夕颜在大喘气的间隙忙不迭地求饶：“我再想，我再——”

话音未落，却忽然失了所有的声音——他低脸压住了她的唇。

夕颜轻颤了一下，他在她唇上犹疑的舌马上钻入，纠缠她的舌。夕颜被他炙热的气息和铺天盖地的温柔吻得不知今夕是何夕，一双眼睛愈发迷离，很快便给他应有的回应。

寂静的夜晚，房里更是安静得令人沉醉。夕颜只听得到两个人的呼吸声，愈发地将身子贴向他，沉溺在这久违的亲密之中，软得一根手指也动不了，任他予取予求。

“颜颜，醒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松开她，看着她神思迷离的模样，低声地唤着她。

夕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来，看着他似笑非笑的脸，耳根霎时间红了个通透，羞得捂住脸去。

他自是不让她躲，又去寻她的唇，夕颜自是不肯再给，终于恼羞成怒：“明知道不行，你偏又来招惹我！”

话音刚落，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霎时间涨红了脸，咬住下唇一个字都说不出，而面前的他，克制不住地哑然失笑。

夕颜从未见过他笑得如此坦然开怀的模样，此时却全无心思欣赏，只觉得羞恼，可心底又隐隐有着某种微酸的甜蜜，逐渐地发酵开来，以至于红了双眼。

皇甫清宇眼见她如此，终于敛了笑，手指在她眼旁来回抚动：“颜颜，我是怕伤了你……”

夕颜抽泣了一声：“我知道。”

她当然知道，他怕伤了她，他不会舍得伤她。

两个人又在床榻上耳鬓厮磨了片刻，刚欲相拥睡去，却忽然闻得寂静的夜里，蓦地传来什么不同寻常的响动。

皇甫清宇倏地翻身坐起，与此同时，终于能清晰地听到园子外传来的喊声：“抓刺客——”

夕颜一惊，也要坐起来之际，却被皇甫清宇按住了：“乖乖待在屋中，哪里都不许去。”

夕颜眼见着他迅速披了外衫提了剑便出了房门，只觉得心跳得厉害，耳听着外面越来越大的动静，也唯有拥着被子，静静缩在床角，等待着皇甫清宇回来。

过了许久园中的响动才消失，夕颜正侧耳听着，房门却突然打开，银针走了进来。

“侧王妃，王爷让我过来陪你，刺客已经逮到了，你不要担心。”银针道。

“王爷有没有受伤？”夕颜忙道。

银针摇摇头：“王爷没有受伤，可是王妃受伤了，那刺客就是从王妃的园子里跑出来的。王爷竟然发了脾气，这会子正在处置守园子的那些侍卫。”

“她伤得重不重？”夕颜微微有些吃惊，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出手对付林瑞雪，而这背后的目的也再明显不过，必定是为了挑唆皇甫清宇与林相。

“奴婢不知道，只见着王爷发脾气，让人去请御医，又让我过来陪你，说是让你先睡，别等他了。”

夕颜一时亦只觉得累，应了一声之后便躺了下来，一颗心却再无法安宁。

一直到早晨皇甫清宇才又回到房中，神色凝重的模样看得同样一夜未眠的夕颜心中忐忑，从床上坐起来：“她伤得很严重吗？”





皇甫清宇走到床边，看着她扬起的脸，顺势便低头亲了下去，片刻之后松开她才道：“又瞎操心。”

夕颜这回却是不依，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我偏要知道，你说不说？”

皇甫清宇忍不住微微勾起唇角，方才道：“不过是皮外伤罢了。”

“那你为何这般模样？不是说刺客已经逮到了吗？是什么人？”夕颜微微蹙了眉问道，“是皇上的人？”

皇甫清宇抚了抚她的额头：“那刺客是个死士，捉到他的时候就自尽了。至于他是谁的人，你不要再担心或者多想。”

夕颜悻悻地松开手，垂了眸，委委屈屈地坐在床边：“你说过以后都不会再欺负我，如今又这样瞒着我。”

皇甫清宇似是微微一怔，随后才坐到床边，揽住她，低叹了一声：“是老四的人。”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皇甫清宇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他是皇帝，我能怎么对付他？唯有以不变应万变罢了。”

两人又说了一阵话，皇甫清宇才起身换了衣衫进宫去，而夕颜仍旧是留在他屋里。用过午膳，来来回回地走动过许多次之后，忽然听得外间来报——

“侧王妃，太皇太后驾到！”

夕颜心中猛地一惊，一时间竟拿不准要不要出去接驾。然而银针却是不解其中缘由，忙不迭地就搀着她往外走：“侧王妃，快点，太皇太后驾到可不是件小事！”

夕颜脑中一片混沌，几乎只是被银针推到了府门口，刚刚跨出门槛，便见眼前数辆华丽的车辇停了下来，有宫女上前打起了马车的帘子。

王府中一众人忙跪下，夕颜亦在银针的搀扶下缓缓跪地，身边的人齐声恭迎太皇太后，她脑中却嗡嗡直响，张了张口，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

太皇太后在几个宫女的搀扶中下了马车，第一眼便看见了跪在最前头的夕颜，却只是冷冷一瞥，便径直走到夕颜脚后跟的位置，看着面前众英王府中的人，道：“都平身吧。”

因为她的话是冲着面前的人说的，在她身后的夕颜，忽而就显得尴尬起来——起来也不是，不起来也不是。

正在这时，却忽然又有一人走到了夕颜面前，夕颜抬头看去，便只见一五十岁开外，一脸肃穆，一身紫色官袍的男子站在自己面前，官袍襟前绣着蟒纹，再看那乌纱帽，分明是丞相之冠！

竟是林瑞雪的父亲。夕颜缓缓低下头来，目光落到自己的肚子上，静静等待着什么。

果然，面前的林相开了口：“太皇太后，侧王妃是有身孕之人，久跪只怕对身体不

好，还是请侧王妃起来吧。”

太皇太后这时方才转身，仍旧是淡淡一瞥，忽而笑道：“我说怎么未曾见你，原想你是懂规矩识进退的孩子，怎么会不出来接驾，却原来是跪在这里。起来吧，回头哪里又伤了痛了，老七可又得怨哀家了。”

夕颜微微咬了唇，在银针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回身行礼：“谢太皇太后。”末了，又看向林相，“谢林相。”

林相的目光在她身上逡巡了片刻，微微勾起唇角：“侧王妃客气，微臣不敢当。”

“微之丫头。”太皇太后忽然又开口唤她，“听说昨夜你们府上出了刺客，还伤了林丫头，因此哀家才陪同林相一同来看看，你也一起罢。”

“是。”夕颜应了一声，见林相让自己先行，也就不再礼让，跟在了太皇太后身后。

入了这新王府这么久，她第一次踏入林瑞雪所居的雪园，只觉得异常清幽静美，园子也十分宽敞，周边更种了许多一看便知是珍贵品种的兰花，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

“林丫头性子好，连这园子也收拾得这么美，林相，你教导有方。”太皇太后忽然也开了口，笑道。

林相在夕颜身后，声音依旧平稳：“谢太皇太后谬赞。只是瑞雪从小便离开我身边，若说到对她的教导，臣实在是汗颜。不过我却知她爱兰花，因此偶尔能得到一些便给她送来，听闻这里有很多也是王爷找回来的。”

“呵呵，老七这孩子向来周全细心。”

两个人隔着中间的夕颜，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似乎全当夕颜是透明，或者，有些话是刻意说给她听。

夕颜忽然也觉得自己不该枉费了二人这一番心意，于是顿住了脚步，眼带酸意地看了看四周所种的兰花。

身后的林相也顿住了脚步：“侧王妃？”

夕颜恍然回神一般，低低应了一声，又追上太皇太后的脚步，进了屋子。

林瑞雪屋中异常的典雅富丽，每一个角落都是贵重的气息。夕颜在自己屋中住过，也在皇甫清字屋中住过，倒是不知道这王府中还有这样精致的屋子。

林瑞雪原本正躺在床榻之上，见到太后进来，便挣扎着要起来。太后紧走两步，上前按住了她：“你好好躺着，哀家知道你受了苦，无需多礼了。”

林瑞雪低低应了一声，目光掠过夕颜，看向她身后的林相，忽而便眼泛泪光：“父亲……”

林相也上前了两步，握住她的手，又细细询问了她的伤情，得知伤在肩膀，已经敷药并无大碍之后，方才微微松了口气，又仔细叮嘱着一些日常要注意的事情，林瑞雪皆一一点头听了。



太后坐在一边，忽然回头看了看站得远远的夕颜，道：“给瑞雪斟杯茶来。”

夕颜怔忡了片刻才意识到太皇太后是在对自己说话，抬头的瞬间，林相和林瑞雪都同时看了过来。夕颜微微笑了起来：“是。”

于是她走到桌边，倒了杯热茶，亲自送到了床边，笑靥如花：“姐姐喝水。”

却是林相伸手接了过去：“多谢侧王妃。”语罢，转头亲自喂林瑞雪喝水，一边低声叮嘱：“当心，烫。”

林瑞雪浅浅地抿了一口：“多谢爹爹。”

夕颜眼见着二人父女情深模样，禁不住微微咬了唇，退到一边，看向窗外。

然而窗外的景致还没有看得够，忽然又听见太后唤自己，夕颜回头看向她，便听她道：“你过来，陪我到园中走走，让他们父女好生说话。”

夕颜应了一声，上前去，太后顺势便握住了她的手，两个人颇显亲厚地走出了房门。

林相这才又看向林瑞雪，道：“你受伤，王爷是什么态度？”

“他昨儿守了我一夜。”林瑞雪低声道，“园中的侍卫不得力，也都被他降罪责罚了。”

林相忍不住低叹了一声：“责罚侍卫？他若真是有心，便将那个女子身边的那些高手派遣一两个给你又如何？”

“父亲？”林瑞雪霎时间脸色惨白。

林相漆黑的眼眸深邃不已：“暗中保护那个女子的，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夕颜随着太后走到园子中，本以为太后会松开自己，不想她竟一直那样握着，一直到后园中，逐渐摆脱了随在身后的宫女和丫鬟，方才开了口：“我以为，你已经懂得怎么选的了。”

夕颜轻轻笑了一声：“我让您失望了。”

太后淡淡瞥了她一眼：“让我失望有什么要紧？最重要，你以后不会后悔便是了。我也知道，心里面的那个人再重要，也重要不过自己，是不是？”

夕颜仍旧是笑着：“我不知道我自己将来会不会后悔，我也不知道这样选是对是错，太后，您老人家真的是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舍不得他，我想和他开开心心地过完每一天，可是我心中仍旧是害怕，怕他两年后会无力承受。开头越是幸福快乐，到了最后，往往会得到更加惨烈的痛，这一点，我懂。”

“但你还是选择了让他以后独自承受那种痛，不是吗？”

“不是。”夕颜低低答了一声，“痛并快乐，我都陪他一起，不离不弃。”

太后的目光终于愈发冰凉起来，冷笑了一声，起身拂袖而去。

林相离开的时候又与夕颜打了个照面。

那时，太后已经先行离去，夕颜午睡了一小会儿，起身在花园里走动，便遇上了才要